

## 正方

## 受访者:陈砺志

## 多个明星公益项目发起人、北京麦特文化娱乐传媒董事长

《公益时报》:你怎么看待孙春龙的回应?

陈砺志:总体而言,我对他的回应应该用两个字形容:遗憾。

我从回应中看到了傲慢。是一种以正派自居的傲慢,以很不屑的态度和言论对他眼中“邪派”进行教育。我还看到了不慈悲,所有做公益的人,应该都有一颗善意、善良的心。但从孙先生的回应中,我看不到善意。

《公益时报》:孙春龙称,对于明星来说,维护公益行业的健康发展,比承担管理费用更有价值。他认为类似于赵薇的这种“没有管理费”的言论是在“开公益的倒车”。对此,你怎么看?

陈砺志:孙先生特别轻易就否定了别人的创新尝试,因为他关注的是一句话的表达严谨问题,根本没有去了解“V爱”到底是如何运作的,到底有没有值得推广的经验和教训。

其实我个人一直困惑的是,没有人研究我们的做法,只关注我们的说法,也不关注我们对说法的修正。我们必须在更正后的说法下来探讨这个问题:“V爱基

金”收到的所有捐款不产生管理费和行政费用,两位创始人另行捐出所有的管理和行政费用。我们需要讨论的是这样的做法对不对,我不认为这样的做法有任何问题。

公益基金的运营方式可以有多种形式,任何一种形式只要合法、合规、公开、透明,我认为都没有问题。中国地大、人口多,需要资助的对象和地域千差万别,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只采用一种模式一种形态的公益方式。

公益同样也要讲创新,我认为如果所有有爱心的企业都可以推行这样的模式:企业承担公益项目的运营管理成本,公募资金全部用于项目支出,这种模式是非常有价值的。

明星对于公益的作用和意义,绝不是孙先生一句话就能否定的,就拿“V爱”来说,资助110例白血病病人手术,目前存活105例,这就是105个生命,也拯救了105个家庭,你能说这些没有意义?“V爱基金”四年来,获得110万人参与捐赠,有人每个月固定捐10元,捐了四年,这么多人了

解和参与公益,你能说没有意义?

《公益时报》:你在微博上回复孙春龙的时候说,“没有管理费”这样的说法是觉得“这是面对容易被质疑的公益领域,不得不采取简化但有效的安全模式”。有没有想过这可能会误导大众,从而给公益领域内大量的公益组织造成舆论压力,使他们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呢?

陈砺志:我觉得最经不起推敲的说法就是:“零管理费、零行政费用”会给别的草根公益组织带来压力。“V爱基金”只是说自己是这样的模式,从来没有质疑过别人的模式,也没有要求过别人也要采纳这种模式,甚至我们都很明确地表达了这不是一个值得推广的模式。何来对他人造成压力之说?

《公益时报》:你是因为什么契机,想到从“零成本”角度切入明星公益领域的呢?

陈砺志:我有很多明星朋友,他们都想做公益,但第一不知道做什么,第二不知道怎么做,第三担心社会舆论压力,被骂作秀,做得不好被质疑出点差

错就是死罪。

我自己在搜狐工作的时候,全程支持了两个项目:壹基金、嫣然基金。在合作中积累了一些经验,也收获了一些教训。

后来我就想,明星有良好的社会资源、有资金,我有经验、有团队,也有一定的经济承受力,我应该跟他们来合作,创造一个新的“企业公益+明星公益”的运营模式。这个模式的核心就是:企业成立公益部门,来承担公益项目的运营(包括成本);明星负责资金的募集,项目的社会号召力。

目前来看,这个模式是成立的,麦特公益四个员工,我们员工的一切待遇都是企业标准,差旅也是企业标准,如果按照公益机构的标准,我是招不到这么好的团队的。四个人管理四个固定基金,同时还要协助我作为理事的三个基金工作,另外还有临时突发的个体项目。我们会省一切需要节约的钱,也会花所有应该花的费用,不受公益机构规则的约束。

《公益时报》:此番事件之后,未来,你还会坚持“零成本”“没有管理费”这样的说法吗?

陈砺志:首先,请厘清一个概念:我们坚持基金项目里面不产生运营成本、不收取管理费这个做法。未来,依然会坚持这个做法。

我也会提醒创始人合作伙伴未来在措辞上严谨。

我对于公益界始终纠缠于说法而不关注和讨论做法的反应,是有困惑的。还有一点很重要,如果你是公益机构的人,你只要做到合法、合规、公开、透明,你不应该为自己产生了管理费和运营成本感到压力。经得起质疑,才更有生命力,也才能让这个行业健康发展。

《公益时报》:公益领域内涉及钱的问题一向都比较敏感,对此,你认为有什么办法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吗?

陈砺志:我不认为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。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:我们基于善良的动机出发,按照行善的目标去行动,追求善的结果和效果,就对了。

还有,希望每一个人对明星公益的质疑,都是基于善的动机,而不是其他。

## 反方

## 受访者:孙春龙

## 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创始人

《公益时报》:有人觉得明星提出的“没有管理费”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,认为它可以指基金发起者和基金会协商决定,该基金挂靠基金会的时候,基金会不对该基金收取管理费用。对此,你认可吗?

孙春龙:其实我质疑的并不是没有管理费的问题,“没有管理费”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,只是管理费由个人承担了而已,只是她没有说明白。(我)最大的质疑是,她不应该去宣扬这么一个东西,不应该去宣扬给别人说:“你看,我没有管理费。”她可以说这个管理费我承担了,所有的捐款都用于项目。

《公益时报》:陈砺志认为你关注的是一句话的表述严谨问题,而没有关注他们真正在做什么。

孙春龙:我质疑她的不是她表述不正确的的问题,而是她不应该作为一个公众人物,把“没有管理费”作为她的一个标榜。她是一个公众人物,这么一说会给其他公益机构造成很大的压力。别人说:“哎,为什么赵薇都没有管理费,你要收管理费?”把不收管理费成为行业的一个规矩了,那怎么能行呢?

《公益时报》:陈砺志认为“V爱基金”只是说自己是这样的模式,也没有要求过别人也要采纳这种模式,甚至他们都很明确地表达了这不是一个值得推广的模式。

孙春龙:既然你觉得它是不值得推广的,你就不应该宣扬它。因为你是一个公众人物,如果说是平时的一个什么机构——因为说过“零管理费”的也很多——我从来没质疑过他们,那是他们的自由。但你是一个公众人物的时候,你就有一个引领的作用了,大家会觉得你说的是正确的,是对的。你不能把这种错误的这种方式去传递开,我质疑的是这个东西。他自己都认识到他这个做法是不正确的,那你为什么还拿出来呢?而且你是一个公众人物,你不能这么来说的。

《公益时报》:他认为像“V爱白血病基金”这种是一种模式的创新,创造的是一个“企业公益+明星公益”的一种模式。

孙春龙:它根本不是创新,他如果现在还把一个很落后的东西作为一种创新,我觉得他太low(低级)了。

《公益时报》:他觉得更应该看看他们这些项目的实际价值和社会意义。

孙春龙:我对他项目的价值没有半点否认,包括他们筹款的时候,我也帮他们转发过。只是她作为一个明星不应该去传递一个错误的模式;第二,他如果把这个模式还认为是一种创新的话,我觉得他根本就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

《公益时报》:《回复赵薇及其粉丝,兼致范冰冰韩红等明星的一封信》微信公众号文章7月19号上午的时候阅读量已经5万多了,你在里面探讨了很多公益的内容。

孙春龙:对,后来好多公益的经纪人都跟我联系了,觉得这个东西说得非常正确。我不是针对赵薇,这个事情不是针对赵薇,我觉得赵薇也真的是不错,而且是很喜欢的一个明星。我说的是整个公益行业中明星做公益的这个事。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《对明星做公益的一点忠告》,不仅赵薇是这样,范冰冰、韩红,这些里面还有很多全都是这样。无非是赵薇突然跳出来了,我就把她作为一个靶子了。

《公益时报》:你觉得明星做公益对整个公益行业来说,最大的意义是哪一点?

孙春龙:其实明星做公益有两个目前急需解决的误区。第一个就是关于管理费的问题,他们不应该去传播一个错误的模式,而且把这个错误的模式作为一种标榜、作为一种创新,那我觉得真是太无知了。第二个,他们应该真正地了解在整个公益链条中,他们处于一个公益什么位置,他们应该怎么在这个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价值。

所以他/她作为一个真正的明星来说,他/她最大的价值其

实就是传播和筹款。(第一,)他/她通过他的影响力可以把这个事情告诉更多的人,让更多的人参与。第二,他/她有资源,然后他/她可以去做筹款。

但是现在99%的公益明星去做什么呢,就去做了执行环节。执行环节不是他们应该去做的,是那些NGO应该去做的。NGO在下面有很多志愿者,他们应该去做的。他们(明星)不应该去做这些事情,他们做这些事情成本高、效率低。

我在文章中质疑范冰冰,她在藏区去关注那些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,全是她们团队自己到那边去执行,可想而知她的成本有多大……当然这些都是她所谓的“零成本”了,都是她自己来承担了。

她这几年我看到她做这个事情支出1000多万(元),但是我估计她的成本会在300万(元)以上的。在做这个事情机构有很多,有很多NGO在做,她只要把钱筹好,给别人去做就OK了……其实完全可以把它做成一个节省成本又高效的一种方式。你有那些钱,为什么不把这些钱节省出来,去帮助更多的人。

《公益时报》:你觉得明星宣传零成本对公益来说,除了效率比较低以外,还有别的影响吗?

孙春龙:“零成本”的这种宣传,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。因为整个的公益行业,不是说他们几个

明星来做,90%的主力是基金会。但是你是明星,你影响力很大,一个明星可能抵了100个基金会的影响力。你自己宣扬这个东西,会给基金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。比如说我们现在,你看现在都有人质疑我们,说“为什么你们的秘书长还拿那么高的工资?”

《公益时报》:公益行业的从业人员如果工资太高的话,公众会不会对(公益的)管理成本更加质疑?

孙春龙:肯定会质疑。所以说要改变大家的这种(看法),让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是合理的,让更多的公众知道他/她拿一个符合市场价格的薪酬是合理的。因为你再退一万步讲,你给他低薪,也会有人来, (但)最终产生的成本会更大。薪酬低,找的人能力就低。能力低,这个事情你就做不动;能力低,这个事儿就效果很差。

《公益时报》:你觉得改变公众对管理成本的质疑,除了像一些理念宣传,还有别的措施吗?

孙春龙:公益行业内部也需要自己来改变和反思,就是要“去道德化”。这其实是两方面的,一个是公益行业的从业人员需要放下这个道德光环;第二个,公众应该给这个行业更多的一些宽容、理解和支持,他们应该回归到这个市场规律本身。

(整理自采访录音,有删节)